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聚仙亭 第五回 審冤情請天將滅除妖怪 識英才代甥女願作冰人

詞曰：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。夢裡不知身是客，醒來曉日漏紗窗。獨自倚憑欄，無限關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落花流水，春去已多時。

話表吳氏同著謝純，一日之遙到了鹽城縣，回轉家門。謝純忙至監內將吳氏大娘上淮安上訟之事細述了一遍。謝廷聞言，方曉得吳氏嫂嫂是一位賢惠明義之人，心中感激不盡。這且不言。

再表張天師將到鹽城縣的地界，知縣出境迎接。天師並道台入縣城公館歇下。次日，天師即委宗道台至縣衙提謝廷，當堂審問明白回報。宗道台領委赴縣，升了公堂。花知縣參見已畢，宗道台口呼：「貴縣，這謝廷與劉氏一案審過幾堂？定了案否？」知縣打躬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只審一次。」遂將兩造供詞呈上，退在一旁。宗道台吩咐將人犯謝廷與劉氏帶上堂來。謝廷走至公案前，深深一躬。劉氏喊道：「人命事重，謀奸下毒，叩乞大老爺作主。」宗道台向謝廷問道：「你既讀孔孟之書，必達周公之禮。為何越禮謀奸，毒死陸賓？從實招來！」謝廷說：「生員乃是鬻門秀士，豈敢越禮胡行？」遂將修墓在效外與崔文、陸賓結拜，以及送安童使女、住房一所、白銀一百兩，陸賓出外貿易如何回來，請生員到他宅內吃酒，如何陸賓後房洗澡，劉氏如何調戲，「生員不從，安童來報陸賓洗澡，肉化為血水一盆白骨，生員同劉氏到後房去看，劉氏扯住生員說因奸不從，毒死其夫。叩求大人詳察。生員若有淫心，陸賓出門貿易，數月未有半字戲言，哪有陸賓回家反有調戲之理？」宗道台問：「請你吃酒以何菜？」謝廷說：「酒飯蔬菜俱係三人同食。」宗觀察聞供，遂吩咐：「且帶下去，明日復訊。」

宗道台退堂，至公館來見天師，將招供呈上。天師閱畢說：「酒飯可矣無差，但不知是何菜蔬？」宗道台回答：「不知。」天師笑說：「明日切要問明，是幾樣甚麼菜蔬才是。」宗道台唯唯。

次日，天師同道台至縣衙，道台升堂，天師卻在屏門後暗觀動靜。劉氏、謝廷二人跪在下面，宗道台方要究問口供，天師已看真劉氏是一妖怪，忙走出閃格，喝道：「好妖怪！看本爵掌心雷打你！」只聽一聲雷鳴，那劉氏竟化作一道綠光而去。宗道台並眾人役皆大驚失色，天師說：「劉氏非似人，乃是一妖邪，可惜逃遁。」便向謝廷口呼：「賢契，你的冤屈本爵必然與你辨明！」謝廷口尊：「老伯受小姪一拜。」天師說：「賢契免禮。我觀賢契品貌軒昂，端方不俗，他日必步金階，定是皇家棟樑。現遭此難，不知飲酒之物是何菜蔬？」謝廷說：「內有一盤腳魚，陸賓獨自用了。其餘三味菜蔬，俱是三人同用。」天師聞言點頭，說道：「此物非是腳魚，乃名輕浮，三個鼻孔，百日之後仍化成輕浮。現今未到百日，是埋於何處？」謝廷說埋在陸賓後院之中，又道：「袁柳莊相面說陸賓本月十五日午時必死於非命，此事已應。這劉氏嫂嫂素日甚實正氣尊重，毫無苟且。不料前日與平昔大不相同，今日方明劉氏乃是妖邪。」天師問：「陸賓家還有何人？」謝廷回答：「他家還有安童、使女。」天師差派人役將陸家安童帶來。不多時差役將安童帶到，安童叩頭口尊：「大人，拘小的有何吩咐？」天師說：「本爵問你，你家主母可曾回家？」安童說：「適才回家。」天師問：「你主母素日秉性如何？」安童回答：「小的主母起先尊重老成，自我家主人貿易回家逼迫他調戲謝相公，主母寧死不從做那淫污之事，被我家主人打了一掌，主母情急，投入家中井內。經眾鄰人從井中將我主母救出未死，救出之後心腸改變，依允我家主人之計，打扮得妖妖嬈嬈，盛是平昔。」天師說：「本爵已明白了。你家井內必有妖邪化作劉氏形像作耗。本爵必擒此妖邪以除民害。你且寬心回家，且不可走泄消息。」安童答應，叩頭而去。

天師即同宗道台並謝廷帶領四名法官擺道，不多時來至陸家門首，直入門來。劉氏看見天師人等入門，即化一道綠光逃遁。安童回稟：「妖邪走脫。」天師吩咐在院中搭起一座法台。不多時將法台搭畢，天師更換法衣，登法台。桌上擺列寶劍、令牌、硃筆、黃紙、燭台、香爐。四位法官分立左右。天師望空拜畢，向空中噴了一口法水，擊動令牌，一聲響亮，說：「奉請三天門下王靈官，今速降壇。」只聞空中忽忽風聲，顯露一金甲神立在壇前，問道：「吾師令小神哪方使用？」天師說：「無事不敢勞動尊神，今有妖邪隱匿井中，令尊神把守井口，不得走脫妖邪。」王靈官說：「謹領法諭。」一道金光撲奔井口，只見王靈官束髮金冠，黃金鎧甲，三隻眼，紅髮，手執金鞭立於井邊，守候捉拿妖邪。天師又焚靈符一道，口中默念真言。不多時，空中細雨霖霖，雲中有東海龍王敖東至壇前問道：「吾師遣小龍哪方使用？」天師說：「此井中有妖邪作耗，令尊神率水卒趕妖上來，再回本位。」龍王領法諭，差派三太子帶領五百水卒擒拿妖邪。三太子領諭，手擎一桿紫金槍，來至井泉之底，見此泉寬廣，通於大海。見妖怪渾身碧綠，使兩口雙刀，與三太子大戰。那些蝦兵蟹將圍裹上來，妖邪不能抵擋，敗陣。三太子領水卒緊追，妖邪從井底往上一躡，王靈官舉起金鞭照頭上打去，將妖邪打死，現出原形，乃是三隻腿的蟾精。法官用混元盒收了蟾精，天師舉令牌退神，王靈官並三太子各回本位去了。正是：

不遣天將與神兵，怎滅興妖作怪精。

天師令法官收了寶劍、令牌等物，一同下法台，來至後院。令人用鐵挖刨輕浮出來，一看不見血水白骨，只見有一未成形的三個鼻孔的腳魚。天師吩咐眾人將腳魚架起火來燒為灰燼，方打道回公館。

次日，天師知會花知縣，言劉氏乃是蟾精，已收伏在混元盒內；陸賓自食輕浮，非是腳魚，中毒而死，與謝廷無乾，理宜開釋其罪。知縣遂開釋謝廷。謝廷拜謝回家。謝廷命家人去送禮與天師，天師不收。又下了眷晚生帖，請天師並宗道台、花知縣兩位相陪，僱了名班戲子，定了上品酒筵。不多時，天師同宗道台、花知縣已到門首，管門人進內通報。謝廷急忙出來迎接，深打一躬，請入大廳之內。見過了禮，分賓主次序坐定。茶罷，家人前來報導：「酒筵齊備，請大人升座。」眾樂人吹打，謝廷起身安席，定了坐位飲酒。戲子上來請點戲，便開場演唱戲文。說不盡席上珍饈百味、異品奇珍。宗道台向謝廷問及古今典籍、詩詞歌賦、諸子百家，謝廷問一答十，應答如流，三人稱羨不已。說：「果然胸藏二酉，學富五車。」正是：

胸藏錦繡人人愛，腹隱珠璣個個誇。

又閒談了些家務，方知謝廷尚未婚娶。宗道台眼望天師，口尊：「大人，下官有一舍甥女，姓陳名鳳英，年方二八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至於描鸞繡鳳，精於針黹，更兼書史文章，詩詞歌賦。家姊丈名喚陳奉臣，曾為翰林院大學士，現今休致。舍甥女父母極其鍾愛，須擇一佳婿方能許配。家姊丈曾托下官代甥女尋一佳婿，一時未得其人，遲至如今。今下官見謝生員才學品貌，庶可為乘龍貴客。下官冒言，意欲執斧作伐，不知大人意下以為如何？」天師與花知縣聞此言，心中不勝之喜，連連稱贊不已，說：「令甥女天姿國色，才堪詠絮；謝生員學貫古今，風流儒雅，這可稱得起淑女君子，理宜相配。惟望鼎力玉成，庶不負才子佳人得遂好迷之意也。」遂各自飲酒，閒談了一會。不多時酒闌席散，正是花梢月上，各自起身。謝廷恭恭敬敬將天師並宗道台、花知縣三人送出大門之外，遂一躬到地而散。

畢竟這謝廷與陳小姐姻緣之事能成就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